

◇心灵点击

外婆的处世哲学

[姜堰]曹杰庚

弯弯曲曲的西姜黄河游蛇般穿村而过。

我从小是在外婆家长大的。童年时,我喜欢跟在外婆身后,爱随她到家门前的河边,洗衣择菜,看水里鱼儿嬉戏,看河湾处的芦苇随风摇曳。

入秋后的芦苇吸足了养分,茎秆饱满坚韧,外婆提着镰刀,去割芦苇,说要编些芦席。我握着一把镰刀,跟在外婆身后。凭着一股蛮劲,我挥舞着镰刀,却怎么也割不断苇秆,反倒被苇叶划伤了手背,流出殷红的鲜血。

外婆蹲下身子,轻轻揉了揉我的手背,再握着我的手扣在镰刀柄上,教我顺着芦苇的长势斜向下刀:“做事不能凭蛮劲!割芦苇,你得先顺着它。懂顺势、知变通,才能少走弯路。”这话我听得似懂非懂。

那年秋收时节,稻穗饱满得快要垂落,邻家养的十几只鸭子趁人没留意,闯进了外婆家的稻田,啄食了一大片即将成熟的稻穗。隔壁的堂舅气得满脸发红,抄起扁担,要去找邻居理论。我也攥着小拳头,在一旁跺脚,满脑子都是“公道”。外婆却快步上前拦住堂舅,语气平和:“别动气,都是邻居,抬头不见低头见。”说罢,她默默走进被糟蹋的稻田,弯腰捡拾被啄落的稻穗,又割了一大捆岸边鲜嫩的青草,

送到邻居家的鸭圈旁。

“外婆,我们明明吃了亏,为什么不去讨理,还帮他们喂鸭子?”我盯着外婆那双浑浊的双眼,满是不解与不甘。外婆右手指向河湾处的芦苇,说:“你看这芦苇,风来了便弯腰,雨来了就低头,这是软弱吗?不,这是懂得蓄力,所以,它很少被风雨打断过。人活一世,就要像这芦苇一般,能屈能伸。”

邻居发现自家的鸭子闯了祸,带着一筐鸭蛋来道歉,还提出要赔偿损失。外婆笑着收下了鸭蛋,却拒绝了赔偿,并把刚编好的芦席送给邻居,笑着说:“邻里之间,就像河跟岸,少了哪个都不行,相互包容,大家才都好。”两家的矛盾就这样悄然化解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,我也渐渐读懂了外婆的话。再去割芦苇时,我学着外婆的样子,顺势去割,果然,轻松地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把芦苇;和小伙伴闹矛盾时,我不再执着于谁是谁非,而是学着退一步,没有想到,这样做,我和玩伴们的友谊变得更加牢固。

后来,我去外地求学。离开村庄的那天早上,当我刚走上班车,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——外婆的手里拎着一个芦苇编的篮子,里面装了我爱吃的炒

米、水果糖和槐花酱,她交到我的手里,叮嘱道:“在外面不比家里,做事情时,要顺着自己的心意,也要考虑到别人。”外婆的声音很快被喧闹挤走,却像钉子一般钉在了我的心底。

我已离开故乡多年,见识了不少风景、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,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总忍不住想起老家那曲折的西姜黄河,想起河湾处一丛丛的芦苇,还有外婆跟我说过的这些话……外婆没上过学,大字不识几个,一辈子就守着几间老屋、几亩薄田,却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,活出了最实在的哲理——做人要有顺势而为的远见,也要有包容万事万物的胸襟。

河湾的芦苇枯了又荣。只是我再也见不到外婆了,但外婆的智慧和爱,就像芦苇一样,不起眼,却很有韧劲,扎进了河湾的泥土里,也扎进了我的血脉里,枯了又荣,岁岁不休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anxing@163.com

◇铭心一刻

一个村庄的抗洪叙事

[桂林]唐筱毅

那包沙袋是从我肩上抢走的。我记得清楚,爷爷的手掌宽厚,他带着汗腥味,一把抓过沙袋的麻绳,转身就填进了那个正汨汨冒水的口子。他喊了什么我没听清,只有风声灌满耳朵,雨是咸的,打在裂开的嘴角上火辣辣地疼。

那年我二十岁刚冒头,正是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扛的年纪。

三叔不一样,决口那天,我扛着半截树桩赶到时,他已经泡在水里了。浑浊的浪拍着他的后腰,他双手扶着一根粗木,青筋从脖子一直暴到太阳穴,整个人像一尊铁打的桩子。我把树桩递过去,他单手接住,另一只手始终没离开那根木头。他没看我,只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:“站稳了。”我跳进水里时脚底踩到一块尖石头,人往下一沉,三叔的胳膊突然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腕,他掌心的茧子硌得我骨头都疼。可他始终没松手。

洪峰过境的那道水墙在我们面前立了近四个小时,浪头一来,胸口发紧,喘气都成了奢侈。沙袋垒上来,木料填进去,一寸一寸把豁口收小。豁口合拢的那一刻我听见有人在吼,嗓子嘶哑得像砂纸磨铁皮。三叔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腿是软的,靠人扶持才站住。

水漫上打谷场时,刘奶奶正坐在门槛上哭,我们劝说她,此地危险,赶紧去高处,她抓着门框不肯松,说抽屉里还有三斗米,说老头子的相片没拿出来。我们正犯愁,三叔不知从哪里钻出来,他举着门板,往地上一搁:“上来。”刘奶奶还在抹泪,三叔弯腰一把将她抱了上去,动作稳当得像抱一袋谷子。我们抬着门板过水坑时,他走在最前面,水没到大腿根了,脚步反而更慢,一步一步探着往前挪,生怕板子晃了。到了安置点,他放下门板就走,刘奶奶在后面喊他名字,他头也不回地摆摆手,裤腿上的水一路滴答到门外。

夜巡是我最怕的事,手电筒扫过堤坡,每道水渍都让人心头一紧。有一回我发现一处小裂缝正往外渗浑水,喊人快来抢险时,嗓子都劈了。大伙冲过来填土,蚂蟥叮在小腿上,竟没一个人察觉,等天亮换班时,才发现裤管上血迹斑斑。我累得靠在草垛上就能睡着,蚊子嗡嗡围着头顶转,三叔拿草帽替我扇了两下,我迷糊中听见他说:“睡吧,我看着。”

洪峰走的那个早晨,天是金黄色的。阳光照在湿漉漉的田野上,水汽蒸腾起来,整个村子都在慢慢舒展。

